

著 述



稼轩词说

自序

苦水曰：自吾始能言，先君子即于枕上口授唐人五言四句，令哦之以代儿歌。至七岁，从师读书已年余矣。会先妣归宁，先君子恐废吾读，靳不使从，每夜为讲授旧所成诵之诗一二章。一夕，理老杜《题诸葛武侯祠》诗，方曼声长吟“遗庙丹青落，空山草木长”，案上灯光摇摇颤动者久之，乃挺起而为穗。吾忽觉居室墙宇俱化去无有，而吾身乃在空山中草木莽苍里也。故乡为大平原，南北亘千余里，东西亦广数百里，其地则列御寇所谓“冀之南汉之阴，无陇断焉”者也。山也者，尔时在吾亦只于纸上识其字，画图中见其形而已。先君子见吾形神有异，诘其故，吾略通所感。先君子微笑，已而不语者久之，是夕遂竟罢讲归寝。吾年至十有五，所读渐多，始学为诗，一日于架上得词谱一册读之，亦始知有所谓词。然自是后，多违庭训，负笈他乡。二十岁时，始更自学为词。先君子未尝为词，吾又漫无师承，信吾意读之，亦信吾意写之而已。先君子时一见之，未尝有所训示，而意似听之也。顾吾其时已知喜稼轩矣。世间男女爱悦，一见钟情，或曰宿

作于一九四三年夏，初连载于一九四七年天津《民国日报》。后收入一九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顾随文集》。一九八八年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《词学》第六辑转载。

孽也。而小泉八云说英人恋爱诗，亦有前生之说。若吾于稼轩之词，其亦有所谓宿孽与前生者在耶？自吾始知词家有稼轩其人，以迄于今，几三十年矣。是之间，研读时之认识数数变，习作之途径亦数数变，而吾每有所读，有所作，又不能囿于词之一体。时而韵，时而散，时而新，时而旧，时而三五月至三五年摛词而不一寓目，一著手。而吾之所以喜稼轩者或有变，其喜稼轩则固无或变也。意者稼轩籍隶山东，吾虽生为河北人，而吾先世亦鲁籍，稼轩之性直而率，黠而浅，故吾之才力、之学识、之事业，虽无有其万分之一，而性习相近，遂终如针芥之吸引，有不能自知者耶。噫，佛说因缘，难言之矣。然自是而交好多，余填词为学辛，二三子从余治词者亦或以辛词为问，而频年授书城西校中，亦曾为学者说《稼轩长短句》。一九四一年冬，城西罢讲，是事遂废。会莘园寓居近地安门，与吾庐相望也，时时过吾谈文。一日吾谓平时室中所说，听者虽有记，恐亦难免不详与失真。莘园曰：“若是，何不自写？”吾亦一时兴起，乃遴选辛词二十首，付莘园抄之。此去岁春间事也。然既苦病缠，又疲饥驱，荏苒一载将半，始能下笔，作辍二十余日，终于完卷。亦足以自慰，足以慰莘园，且足以慰年来函询面问之诸友也。夫说辛词者众矣，吾尝尽取而读之，其犁然有当于吾心者，盖不数数遭。吾之说辛，吾自读之，亦自觉有稍异夫诸家者。吾之视人也既如彼，则人之视吾也，其必能犁然有当于心也耶？彼此是非，其孰能正之？虽然，既曰说，则一似为人矣。吾之是说，如谓为人，则不如谓为自为之当。此其故有三焉。其一，吾二十余年来读辛词之所见，零星散乱，藉此机缘，遂得而董理之。其二，吾初为上卷时，笔致甚苦生涩，思致甚苦艰辛，情致甚苦板滞，及至下卷，时时乃有自得之趣。其三，吾平时不喜为说理之文，于是亦得而练习之。为人之结果若何，吾又乌能知之，若其自为，则吾已有种豆南山之感矣。

胜业虽小，终愈于无所用心耳。或有谓既以自为而非为人，又何必词说之为？曰：既非为人而以自为，又何不可为词说也？陶公诗时时言酒，而人谓公之意不在酒，藉酒以寄意耳。夫其意在酒，固须言酒；若其意不在酒，而陶公之诗乃又不妨时时言酒也。且夫宇宙之奥，事物之理，吾人其必不能知耶？苟其知之，吾人又必能言之耶？孔子为天纵之圣，释迦为出世之雄，是宜必能知矣。孔子循循善诱，诲人不倦，而曰：“予欲无言。”释迦在世，说一大藏教，超度众生，而曰：“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。”以圣人与大雄，尚复如是，则说之难欤？抑说之无益欤？月固月也，人不识月，而吾指以示之，则有认指为月者矣。水固水也，析之为氢二氧，无毫发虚伪于其间也，说之确当无加于是矣。然既氢二氧矣，又安在其为水也？若是夫说之难且无益也。孔子与释迦所说者道，而今吾所欲言者文。道无形而文有体，则说道艰而说文易。古来说文之作，吾所最喜，陆士衡《文赋》，刘彦和《雕龙》，是真意能转笔，文能达意者。然士衡曰：“是盖轮扁之所不得言，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。”又曰：“盖所能言者，具于此云尔。”则有欲言而不能言者矣。至刘氏之《文心雕龙》，较之《文赋》，加详与备。然其《序志》亦曰：“虽复轻采毛发，深极骨髓，或有曲意密源，似近而远，辞所不载，亦不胜数。”以二氏之才识与思力，专精于文，尚复如是，吾未见说文之易于说道也。是故知之愈多，言之愈寡；知之弥邃，说之弥艰；文之与道无殊致也。彼孔子与释迦，陆机与刘勰，皆知道与知文者也，宜其言之如是。吾于道无所知，自亦不言，至今之说辛词，词亦文也，说词亦岂自谓知文。陆氏与刘氏，维其知文，虽不能忘言，要不肯易言，故有前所云云耳。若夫苦水维其不知文，故转不妨妄言之，是亦陶公饮酒之别一引申也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。彼村氓山樵，释耒弛担，田边林下，亦间谈性天。此岂能与夫子并论？彼村氓

山樵,不独无方圣人之意,亦并无自谓有知性天之心,要之,亦不能不间或一谈而已,亦更不须援菑莩之言,圣人择焉而为之解嘲也。于是乃不害吾说文,又不害吾说辛词也。而吾又将奚以说也?于古有言:文以载道。若是乎文之不能离道而自存也。然吾读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及大雄氏之经,皆所谓道也,而其文又一何其佳妙也?《论语》之文庄以温,《庄子》之文纵而逸,佛经之文曲以直、隐而显。如无此妙文,则其书将谁诵之?而其道又奚以传?若是乎道之有赖于文也。彼载道之文,且复如是,则为文之文将何如邪?古亦有言:诗心声也,字心画也。夫如是,则学文之人将如何以涵养其身心,敦励其品行乎?殆必如儒家之正心诚意,佛家之持戒修行而后可。虽然,审如是,即超凡入圣,升天成佛,于为文乎何有?且吾即将如是以说耶?则虽谈天雕龙,辨析秋毫,于说文又何有?奈学文者又决不可忽视上所云之涵养与敦励。然则如之何而可?于此而有简当之论,方便之门,夫子之忠与恕,初祖之直指本心,见性成佛是。所谓诚也。故曰:“修辞立其诚。”故曰:“诚于中,形于外。”吾尝观夫古今之大文人大诗人之作,以世谛论之,虽其无关于真义之处,亦莫不根于诚,宿于诚。稼轩之词无游辞,则何其诚也。复次,文者何?文也者,文彩也。无彩,即不成其为文矣。吾之所谓文彩,非脂粉熏泽之谓。脂粉熏泽,皆自外铄,模拟袭取,非文彩也。而欲求文彩之彰,又必须于文字上具炉捶,能驱使,始能有合。小学家之论小学也,曰形,曰音,曰义。今姑借此固有之假名,以竟吾之说。曰义者,识字真,表意恰是,此尽人而知之矣。然所谓识字,须自具心眼,不可人云亦云。否则仍模袭,非文彩也。曰形者,借字体以辅义是。故写茂密郁积,则用画繁字。写疏朗明净,则用画简字。一则使人见之,如见林木之蓊郁与夫岩岫之杳冥也。一则使人见之,如见月白风清,与夫沙明水净也。曰音者,借字音以

辅义是。故写壮美之姿，不可施以纤柔之音；而宏大之声，不可用于精微之致。如少陵赋樱桃曰“数回细写”，曰“万颗匀圆”。细写齐呼，樱桃之纤小也；匀圆撮呼，樱桃之圆润也。以上三者，莫要于义，莫易于形，而莫艰于声。无义则无以为文矣，故曰要。形则显而易见，识字多则能自择之，故曰易。若夫音，则后来学人每昧于其理，间有论者，亦在恍兮惚兮、若有若无之间，故曰艰。曰要，曰易，曰艰，以上云云，就知之而言也。若其用之于文也亦然。虽然，古来大家，其亦果知之耶？要亦行乎其不得不然，不如是，则不惬于其文心而已。今吾亦既再三言之，则亦似知之矣，而吾之所作，其果能用之耶？即能用之，其果能必有合耶？吾尝笑东坡“魂飞汤火命如鸡”一句之非诗，其义浅而无致，其形粗而无文，其声则噪杂而刺耳。东坡世所谓才人也，而其为诗，乃有此失，其他作家，自宋而后，虽欲不等诸自郅以下不可得也。若夫往古之作“三百篇”、《楚辞》、《十九首》，曹孟德、陶渊明，于斯三者，殆无不合。李与杜，则有合有离矣。然其高者，亦殆无不合。今姑以杜为例。七言如“风吹客衣日杲杲，树搅离思花冥冥”；如“子规夜啼山竹裂，王母昼下云旗翻”；如“骏尾萧梢朔风起”；如“万牛回首丘山重”；五言如“重露成涓滴，疏星乍有无”；如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；如“云卧衣裳冷”；如“侧目似愁胡”等等，皆于形、音、义三者，无毫发憾。学人有心，细按密参，自有入处，不须吾一一举也。稼轩之词，亦有合有离矣。其合者，一如老杜，即以今所选诸词论之，如《念奴娇》之“凄凉今古，眼中三两飞蝶”；如《沁园春》之“叠嶂西驰，万马回旋，众山欲东”；如《鹧鸪天》之“红莲相倚浑如醉，白鸟无言定自愁”；如《南歌子》之“月到愁边白，鸡先远处鸣”等等，学人亦可自会，又不须吾一说也。虽然，吾上所拈举，聊以供学人之反三云尔。吾非谓二家之合作即尽于是，亦非谓其有句而无篇也。即今所选辛

词二十章，亦岂遂谓足以尽稼轩哉？抑吾尚有不能已于言者，凡夫形、音、义三者之为用也，助意境之表达云尔。是故是三非一，亦复即三即一。一者何？合而为意境而已。一者何？即三者而为一而已。故视之而睹其形，诵之而听其声，而其义出焉。又非独唯是也，听其声而其形显焉，而其义出焉。若是则声之辅义更重于形也。三即一者，此之云尔。且三者之合为文而彰为彩也，不可以无心得，不可以有心求。稍一勉强，便非当家。古之作者，其入之深也，常足以探其源而握其机。故能操纵杀活，太阿在手。其出之彻也，又常冥然如无觉，夷然如不屑。故能左右逢源，行所无事。于是而所谓高致生焉。吾乃今然后论高致。吾国之作家，自魏、晋、六朝迄乎唐、宋，上焉者自有高致，其次知求之，有得不得，其次虽知求之，终不能得，若其未梦见者，又在所不论也。稼轩之为词，初若无意于高致，则以其为人，用世急切，不甘暴弃，故其发而为词，亦用力过猛，用意太显，遂往往转清商而为变徵，累良玉以成疵瑕，英雄究非纯词人也。然性情过人，识力超众，眼高手辣，肠热心慈，胸中又无点尘污染，故其高致时时亦流露于字里行间。即吾所选二十首中，如《水龙吟》之“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随天去秋无际”，《鹊桥仙》之“看头上风吹一缕”，《清平乐》之“谁似先生高举，一行白鹭青天”，皆其高致溢出于不觉中者也。义已详《说》中，兹不赘。问：既曰高致，则作品所表现，亦尝有关于作者之心行乎？曰：此固然已。而吾又将乌乎论之？且此宁须论也？且吾前此拈心画、心声时不已稍稍及之矣耶？故于此亦不复论。若高致之显于作品之中也，则必有藉乎文字之形、音、义与神乎三者之机用。是以古之合作，作者之心力既常深入乎文字之微，而神致复能超出乎言辞之表，而其高致自出。不者，虽有，不能表而出之也。而世之人欲徒以意胜，又或欲以粉饰熏泽胜，俱已。吾如是说，其或可以释王渔洋之所谓

神韵，王静安之所谓境界乎？虽然，吾信笔乘兴，姑如是云云耳。吾年来于是之自悟、自肯也？亦已久矣。即与两家所标举之神韵与境界无一毫发合焉，吾之自肯如故也。即举世而不见肯，吾之自肯仍如故也。吾之为此词说也，岂有冀于世之必吾肯也？二三子既有问，吾适有所欲言，聊于此一发之云尔。吾说而无当也，则等于大野之风吹，宇宙空虚，亦何所不容。其当也，又岂须吾说之耶。上智必能自合之；次焉者，研读创作，日将月就，必能自得之。若是者又奚吾说之为耶？下焉者，虽吾说，其有稍济耶？且四十九年，三百余会，一部大藏经，亦何尝非说？而其终也，世尊拈花，以不说说，迦叶微笑，以不闻闻。二三子虽求知心切，欲得顿悟，来相叩击，希冀触磕，吾亦已不能无言，而果能言之耶？言所以达意，而果能达耶？即达矣，二三子之所会，果为吾意耶？嗟夫，初祖西来，教外别传，直指本心。而六祖目不识丁，且谓诸佛妙理，非关文字，顾尚有坛经。马祖初而曰即心即佛，继而曰非心非佛；虽其言之简，固亦不能无言也。弟子大梅谓其惑乱人未有了日。宜哉。后来子孙，拈槌竖拂，辊球弄狮，极之而棒，而喝，而打地，而一指，苦矣，苦矣。吾尝推其意，盖皆知其不能言而又不能不有所表现以示来学，所谓不得已也。出家大事，如此纠纷，亦固其所。若夫词说，有何重轻。谓之说《稼轩长短句》可，谓之非只说《稼轩长短句》亦可。谓之为入可，即谓之自为亦可。谓之意专在说可，即谓之意不在说，尤大无可。漆园老叟，千古达人，而曰呼我为牛者应之，呼我为马者应之。庄子果牛与马耶，即不呼不应，庄子之为牛马自若也。果非牛与马耶，人呼之即应之，庄子之为庄子自若也。嗟嗟，释迦有言：万法唯心。中哲亦言：贪夫殉财，烈士殉名。吾辈俱是凡夫，生于斯世，心固不能不有所系维。苟有以系维吾心，而且得以自乐焉，斯可矣。呼牛与马可应之，而名之与财，又奚以区而别之

也耶？至是而吾之自序，亦将毕矣。自吾初著手为此序，未意其冗长如是。而终于如是冗长者，欲稍稍综合《说》中之言，一，欲稍稍补足《说》中之义，二，欲稍稍恢宏《说》中之旨，三也。虽然，冗长至如是，而所谓综合、补足与恢宏也者，吾自读此序一过，仍觉有欲言而未能言与夫言之而未能尽者。则亦不能不止于是矣。《稼轩长短句》自在天壤之间，读之者而好之者，会之者，大有人在，将不待吾之选之、说之、序之也。至于文则一如道。道无不在，而文亦若中原之有菽。学文之士自得之者、亦大有人在，更不需吾之说也。法演禅师谓陈提刑曰：“提刑少年曾读小艳诗否？有两句颇相近：‘频呼小玉元无事，只要檀郎认得声。’”吾姑抄此，以结吾序。

词 目

上 卷

贺新郎（凤尾龙香拨）
 念奴娇（龙山何处）
 沁园春（叠嶂西驰）
 满江红（莫折荼蘼）
 水龙吟（楚天千里清秋）
 八声甘州（故将军饮罢夜归来）
 汉宫春（春已归来）
 祝英台近（宝钗分）
 江神子（宝钗飞凤鬓惊鸾）
 破阵子（醉里挑灯看剑）

下 卷

感皇恩（案上数编书）

青玉案（东风夜放花千树）

临江仙（手捻黄花无意绪）

鹧鸪天（枕簟溪堂冷欲秋）

鹊桥仙（松冈避暑）

鹊桥仙（溪边白鹭）

西江月（明月别枝惊鹊）

清平乐（溪回沙浅）

南歌子（世事从头减）

生查子（悠悠万世功）

上所选稼轩词凡二十章。词中之辛，诗中之杜也。一变前此之蕴藉恬淡，而为飞动变化，却亦自有其新底蕴藉恬淡在。世之人于诗尊杜为正统，于词则斥辛为外道，何耶？杜或失之拙，辛多失之率。观过知仁，勿求全而责备焉，可。学之不善而得其病，则不可。善乎后村之言曰：“公所为词，大声镗鎗，小声铿锵，横绝六合，扫空万古，其秾丽绵密者，亦不在小晏、秦郎之下。”铿锵者，吾之所谓飞动变化者也。世人所认为铿锵者，大半皆其糟粕也。无已，其于秾丽绵密求之乎，吾之所谓新底蕴藉恬淡也。莘园且为吾抄之，吾将细为之说。一九四二年四月苦水记。

词 目 后 记

去岁拟说稼轩词时，选词既定，曾有记如上。比莘园抄来，竟不曾说。今日再阅一过，回想尔时胸中所欲言者俱已幻灭，如云如烟，不可追求。但约略记得其时颇有与诸家理会一向之意。今所写，则极力避免与前人斗口，若其间有不合则固然耳，与去岁无以异。吾甚幸去岁之不曾说，省却多少口舌是非。吾又甚悔去岁之不曾说，事过境迁，遂致曾无踪迹可证吾之学力与识力有无进益也。旧说既无有，而今吾所说又稍稍异前所见，又旧所选不曾分卷，今厘而二之，上卷多飞动之作，下卷所选稍较恬静。又于下卷中弃《临江仙》“金谷无烟”一首，《鹧鸪天》“晚日寒鸦”一首“有甚闲愁”一首。而补以今之《青玉案》、《感皇恩》、《清平乐》。则旧记本可不存。而仍存之者，敝帚自珍之外，意者小小意见，或亦有可供二三子参会处耶。自吾初著笔为此《说》，时在中伏，日长天暑，今虽立秋，仍在三伏，秋老虎之余烈未尝稍减。吾之病躯虽较旧时为健，而苦思久坐，头之眩，腰之楚，亦屡屡迫我停笔卧床。至于挥汗如雨，倦目生花，可无道矣。吾写至此，《词说》真将卒业矣。虽觉自喜，终竟惭愧。圆悟和尚问其弟子宗杲曰：“达摩西来，将何传授？”杲曰：“不可总作野狐精见解。”又问：“据虎头，收虎尾，第一句下明宗旨。如何是第一句？”杲曰：“此是第二句。”吾今兹之《词说》，其皆野狐精见解与第二句乎？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记于净业湖南之倦驼庵。

上 卷

贺 新 郎 赋 琵 琶

凤尾龙香拨。自开元、霓裳曲罢，几番风月？最苦浔阳江头客，画舸亭亭待发。记出塞、黄云堆雪。马上离愁三万里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。弦解语，恨难说。辽阳驿使音尘绝。琐窗寒、轻拢慢捻，泪珠盈睫。推手含情还却手，一抹凉州哀彻。千古事、云飞烟灭。贺老定场无消息，想沉香亭北繁华歇。弹到此，为呜咽。

读辛老子词，且不可徒看他横冲直撞，野战八方。即如此词，看他将上下千古与琵琶有关的公案，颠来倒去，说又重说。难道是几个典故在胸中作怪？须知他自有个道理在。原夫咏物之作，最怕为题所缚，死于句下，必须有一番手段使他活起来。狮子滚绣球，那球满地一个团团转，狮子方好使出通身解数。然而又要能发能收，能擒能纵，方不至不可收拾。稼轩此作，用了许多故实，恰如狮子滚绣球相似，上下，前后，左右，狮不离球，球不离狮，狮子全副精神，注在球子身上。球子通个命脉，却在狮子脚下。古今词人一到用典咏物，有多少人不是弄泥团汉。龙跳虎卧，凤翥鸾翔，几个及得稼轩这老汉来。虽然如是，尚且不是辛老子最后一着。如何是这老子最后一着？试看换头以下曲曲折

折,写到“轻拢慢捻”、“推手”、“却手”,已是回肠荡气,及至“一抹凉州哀彻”,真是四弦一声如裂帛,又如高渐离易水击筑,字字俱作变徵之声。若是别人,从开端至此,费尽气力,好容易挣得一片家缘,不知要如何爱惜维护,兢兢业业,惟恐失去。然而稼轩却紧钉一句“千古事云飞烟灭。”这自然不是“曲终人不见,江上数峰青”。但是七宝楼台,一拳粉碎,此是何等手段,何等胸襟。真使读者如分开八片顶阳骨,倾下一瓢冰雪来。又如虬髯客见太原公子,值得心死两字也。要会稼轩最后一著么?只这便是。然而若认为是武松景阳冈上打虎的末后一拳,老虎便即气绝身死,动弹不得,却又不可。何以故?武行者虽是一片神威,千斤膂力,却只能打得活虎死去,不会救得死虎活来。辛老子则既有杀人刀,亦有活人剑,所以不但活虎可以打死,亦且死虎可以救活。不信么?不信,试看他“贺老定场无消息,想沉香亭北繁华歇”十五个字,一口气便呵得死虎活转来了也。

念奴娇

重九席上

龙山何处?记当年高会,重阳佳节。谁与老兵供一笑?落帽参军华发。莫倚忘怀,西风也解,点检尊前客。凄凉今古,眼中三两飞蝶。须信采菊东篱,高怀千载,只有陶彭泽。爱说琴中如得趣,弦上何劳声切?试把空杯,翁还肯道:何必杯中物?临风一笑,请翁同醉今夕。

稼轩性情、见解、手段,皆过人一等。苦水如此说,并非要高抬稼轩声价,乃是要指出稼轩悲哀与痛苦底根苗。凡

过人之人,不独无人可以共事,而且无人可以共语。以此心头寂寞愈蕴愈深,即成为悲哀与痛苦。发为篇章,或涉愤慨。千万不要认作名士行径、才子习气。彼世之所谓名士才子者,皆是绣花枕,麒麟楮,装腔作势,自抬身分,大言不惭,陆士衡所谓词浮漂而不归者也。即如明远,太白,有时亦未能免此,况其下焉者乎。稼轩即不然,实实有此性情、见解与手段,实实感此寂寞,且又实实抱此痛苦与悲哀,实实怪不得他也。

此词起得不见有甚好,为是重九席上,所以又只好如此起。迤逦写来,到得‘谁与老兵供一笑,落帽参军华发’两句,便已透得些子消息。老兵者谁?昔之桓温,今之稼轩也。桓温当年面前尚有一个孟嘉,可供一笑。稼轩此时眼中一个孟嘉也无。往者古,来者今,上是天,下是地,当此秋高气爽,草木摇落之际,登高独立,眇眇余怀,何以为情?所以又有‘莫倚忘怀,西风也解,点检尊前客’三句,是嘲是骂,是哭是笑,兼而有之。却又嫌他忒杀锋锐逼人,所以今日被苦水一眼觑破,一口道出。直到“凄凉今古,眼中三两飞蝶”,写得如此其感喟,而又如彼其含蓄,纳芥子于须弥,而又纳须弥于芥子。直使苦水通身是眼,也觑不破,遍体排牙,也道不出。英雄心事,诗人手眼,悲天悯人,动心忍性,而出之以蕴藉清淡,若向此等处会得,始不辜负这老汉若一味向鹵莽灭裂处求之,便到驴年也不会也。

稼轩手段既高,心肠又热,一力担当,故多烦恼。英雄本色,争怪得他。陶公是圣贤中人,担荷时则拈起便行,放下时则悬崖撒手。稼轩大段及不得。试看他《满江红》词句“天远难穷休久望,楼高欲下还重倚”,提不起,放不下,如何及得陶公自在。这及不得处,稼轩甚有自知之明,所以

对陶公时时致其高山景行之意。一部长短句，提到陶公处甚多。只看他《水调歌头》词中有云：“我愧渊明久矣，犹借此翁湔洗，素壁写《归来》。”真是满心钦佩，非复寻常赞叹。古今诗人，提起彭泽，那个又不是极口赞叹，何止老辛一人？然而他人效陶、和陶，扭捏做作，只缘人品学问，不能相及，用尽伎俩，只成学步，捉襟见肘，百无是处。稼轩作词，语语皆自胸臆流出。深知自家与陶公境界不同，只管赞叹，并不效颦。所以苦水不但肯他赞陶，更肯他不效陶，尤其肯他虽不效陶，却又了解陶公心事。此不止是人各有志，正是各有能与不能，不必缀脚跟、拾牙慧耳。只如此词后片，忽然借了重九一个题目，一把抓住彭泽老子，大开顽笑，不但句句天趣，而且语语尖刻。即起陶公于九原，恐亦将无以自解。且道老辛是肯渊明，不肯渊明。若道不肯，明明说是高情千古。若道肯，却又请他试把空杯。不见道只因爱之极，不觉遂以爱之者谑之。又道是：“故将别语恼佳人，要看梨花枝上雨。”苦水如此说，甚是不敬，只为老辛顽皮，所以致使苦水轻薄。下次定是不敢了也。

沁园春

灵山齐庵赋，时筑偃湖未成

叠嶂西驰，万马回旋，众山欲东。正惊湍直下，跳珠倒溅，小桥横截，缺月初弓。老合投闲，天教多事，检校长身十万松。吾庐小，在龙蛇影外，风雨声中。争先见面重重。看爽气朝来三数峰。似谢家子弟，衣冠磊落，相如庭户，车骑雍容。我觉其间，雄深雅健，如对文章太史公。新堤路，问偃湖何日，烟水濛濛。

读辛词,一味于豪放求之,固不是。若看作沉着痛快,似矣,仍未是也。要须看他飞针走线,一丝不苟,始为得耳。即如此词,一开端便即气象峥嵘,局势开拓,细按下去,何尝有一笔轶出法度之外?工稳谨严处,便与清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笑他分豪放、婉约为两途者之多事也。

闲话且置。即如此词,如何是辛老子一丝不苟处,一毫不曾轶出法外处?看他先从山说起,次及泉,及桥,及松树,然后才是吾庐,自远而近,秩秩然,井井然。换头以下,又是从庐中望出去底山容山态。然后说到将来的偃湖。脚下几曾乱却一步。虽然苦水如是说,仍不见得不曾辜负稼轩这老汉。何以故?步骤虽然的如此,却不是稼轩独擅,即亦不能以此为稼轩绝调。一切作家,谁个笔下又不是有头有尾,有次第,有间架。谁个又许乱说来?他人如是,稼轩亦如是。丈夫自有冲天志,不向如来行处行。且道如何又是稼轩所独擅的绝调。自来作家写山,皆是写他淡远幽静,再则写他突兀峻厉。稼轩此词,开端便以万马喻群山,而且是此万马也者,西驰东旋,蹴足郁怒。气势固已不凡,更喜作者羁勒在手,故作驱使如意。真乃倒流三峡,力挽万牛手段。不必说是超绝千古,要且只此一家。但如果认为稼轩要作一篇翻案文字,打动天下看官眼目,则大错,大错。他胸中原自有此郁勃底境界,所以群山到眼,随手写出,自然如是,实不曾有心要与古人争胜于一字一句之间,又何曾有心要与古人立异?天下看官眼目,又几曾到他心上耶?虽然,是即是,终嫌他太粗生。稼轩似亦意识及此,所以接说珠溅、月弓,是即是,却又嫌他太细生。待到交代过十万松后,换头以下,便写出“磊落”、“雍容”、“雄深雅健”,有见解,有修养,有胸襟,有学问,真乃掷地有声。后来学者,上焉者